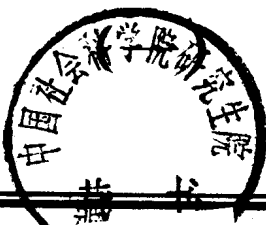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六四號

據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修影印

河北省

完縣新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57/10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六四號

據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修影印

河北省

完縣新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6178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臺一版

完縣新志

全二冊

定價：新台幣六四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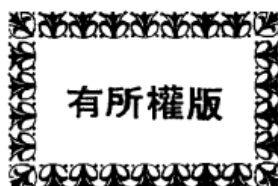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疏輒，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弊，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棟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印行

完縣新志

胡適署



凡例

一門類 省府所頒修志門類不過略示準則並非強各縣葫蘆依樣也作楨今參以新

意分別改隸並增民間傳說重要案件兩項至關隘外僑爲完縣所無故付闕如

二訂正 本編對於以訛傳訛之處特爲考訂例如孤山即都山豆山白崖即蒲陽下叔

之叔即蘇水之蘇夏屋即寡婦夏復女神有廟因龕主姓名而訛太子稱菴並非丹朱

劉濟所泣皆見疆域門爲馬壽堂所撰略舉數端其他可知矣至舊志名縣爲邑名府爲郡名知縣

爲令知府爲太守人物稱公而不稱名孝子烈婦冠於傳首早爲通人所譏作楨今一

一加以改正並撰木蘭時地考二千餘字藉闢宋代至今之謬說

三撰人 歷來方志均列總纂分纂等姓名於首而不分別爲某人撰某門至在任之人

僅作一序並未筆削全稿甚有全未寓目者亦稱總纂殊非核實之道惟後任人員對

於修志之事繼續督催克底於成亦何得謂爲無功此段玉裁所謂成人之美至可感

也本編馬壽堂長齡撰疆域全篇及職官人物劉子琴如桐周進賢占闕撰氣候人口

實業鄭玉符懷珏撰行政藝術著述金石大事記軼聞劉子琴如桐撰教育民間傳說

陳慕韓振琦撰金融劉琢之玉田撰物產民生概況禮俗歌謠方言重要案件並由玉

田核閱各門一次至覆核全稿加以硃筆點竄者則作楨也人物全是另立新目更張尤多

序一 以作者年月
先後爲次第

吾國方志發源於晉宋

有謂爲漢者究不如晉宋之確

而盛行於今綜其時期可分爲三晉及劉宋純重

地理趙宋以來兼及人物明及清初無一縣無志體裁皆仿一統志此爲一統志例推行時期清嘉慶章實齋惡其蕪雜毅然以修史之法用之於修縣志其文史通義外篇詳哉言之後有作者率奉爲圭臬雖間有變通而大體弗易此爲史例推行時期今則入第三期矣中外交通不獨政法經濟及一切科學堪資採擷其哲學文學史學等亦足補吾國之所短正史應否仿西例既待商榷方志之例如何迄今尙無定論以余思之約有三端一曰演進新史學注意於文化之遞嬗方志何能外斯例教育禮俗等項皆有其變遷之跡及其所以然舊志僅具崖略而於八景再三咏嘆未免輕其所重而重其所輕今釐其弊則在編年與統計俾演進情形可按卷而得或謂吾國史籍正史編年紀事本末三種而已正史人各爲傳編年始於春秋而涑水通鑑繼之紀事本末與西史相類方志列傳似正史分門敘述略似紀事本末而實則近於通考今忽責以編年無乃迂而不切乎應

之曰民國元年聞諸吾師章太炎先生云春秋功在萬世不惟譏世卿開戰國以後布衣卿相之局而已其編年爲後世所則倣足與國民以深切之歷史觀念印度於佛之出世竟有數說不能確知其年月歷史觀念薄弱所以見滅於英人也

以上章先生說

方志雖不能學通鑑之編年而於所分各門務必大書時代以誌弗諼惜舊志茫昧每事多無年月可考今應變通辦法有年月者仍之無年月者姑付闕如惟新增則必詳載勿俟大事記年月尤關重要廿四史首列本紀爲編年體大事記之應編年亦即此義民國以國民爲主體何嫌於因襲專制時代之本紀乎至統計內仿史記各表外仿泰西成規無俟贅言特近人所修新志僅注重統計而不留意於編年爲一大缺陷此僕所以執筆徬徨而不能已於言也余嘗讀汪中廣陵通典矣年月昭晰事實融貫質言之乃廣陵大事記耳縣志分門取於橫此典則不分門牟尼一串取諸豎若縣志各門類皆繫以年月記載家何難薈萃而作一縣通典哉二曰平凡正史所載皆勳業彪炳之人方志則旁及好施予等事此即平凡之意古人視爲無聊近代反之尙當推廣凡有一行可取一長可稱者均載入惟

節婦一項頗有謂應刪削者

實有此人姑諱其名

其言曰孔子作孝經而不言守節故孔氏三代出

妻爲後世離婚之濫觴

孫總理所言各德亦不及節字縣志何能再提倡守節余以爲

吾國婦女受束縛爲不可掩之事實物極必反解放之說遂興如因此而遂刪削舊志節烈則大爲不可婦女值強暴寧死不辱此爲爭自由時無論古今地無論中外靡不重之至平時守節不願嫁固爲舊禮教所薰陶然各行其是聞者稱焉修志者對於舊志節烈認爲時代使然而於近日之不守節者亦不加以詆譏斯兩得之余著讀書識餘有名賢之母改嫁一段此所謂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也以外則細民實業農村情狀方言歌謠民間傳說舊志視爲平凡不載一語者今皆應齟齬敘述各縣新志多缺民間傳說一項蓋不知其重要劉序已詳言之矣三曰財政古今中外學說以解決生計爲惟一問題而人民生計與國家財政地方財政均有息息相關之處正史而不注意於財政是謂無識縣志亦何獨不然陸隴其靈壽志吳攀甫深州風土記賈佩卿鹽山新志均知此意然吾猶嫌其缺而不備也

敝縣

數年前每歲令納稅捐六百萬餘圓近亦在三百萬圓以

上此學生來平所言余答以修縣志時須請秉筆諸公將每歲納稅捐之數列表詳載今接閱冀縣征糧征兵征車提欸各表實獲我心蓋人民所納者與大局有密切之關係一爲詳載則展卷者可知某年大局如何不待煩言而已瞭然於胸矣此縣志與國史相聯屬之處操觚者何容漠視以上三端爲修新志之重且大者細目恕不詳論余姑名此期爲新史學推行時期一曰民衆加入縣志時期未知世之君子以爲何如民國十八年六月余署完縣適值

省府通令修志縣紳劉君琢之以舉人歷任安徽繁缺解組歸來深以縣志經清雍正辛亥後即未重修忽忽二百餘年文獻缺畧甚爲惋惜余因敦請擔任此事磋商數次設置修志委員會派員採訪十九年九月余卸篆臨行時劉紳尙以修志爲問余謂可以相助二十年冬劉紳來函請余總纂余思清乾隆時段玉裁權篆富順謂旣非實缺不過信宿逆旅耳將何以遺縣民故盡力於修志一事志甫成而段去任矣光緒時余澤春權篆貴州省古州編纂州志未幾去任旋以知府需次雲南仍攜志稿自隨旣成書寄其門人陸

鴻漸屬陳於官而刊行焉兩公權篆未久尙如是其殷殷去任後且以修志爲事余署完
 一年三閱月爲時較久可於修志而不一究心乎當即應諾今年三月三日劉紳攜志稿
 來平余正染猩紅熱延及全家姪男姪女皆殤悲悼無暨病榻中尙執此稿乘神志清爽
 時加以點竄七月舍弟云凡又染血痢延醫購藥需余料理以是對於修志又未免延遲
 今值酷暑揮汗拈毫更定門類整理文字按日程功始於八月底告竣年久事湮諸未賅
 備如求其詳應俟來哲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前署完縣縣長開縣彭作楨序於
 北平宣內油房胡同門牌二十七號寓所

作楨按此書王璋王源王俊王欽王倬王安王綸王禮王三錫王之淑王鑰王彬王問王
 溥王信王麟王澤王珂王輔王光祖王清王吉王禎王寂王經王之佐王璽王相李縉
 李錦李真李秉衡李陽李煥李相李勉李繪李借李銓李煒李素李敬李秀山深李英(本書即有
 二人)李榮李端李贊李舉李相李勉李繪李借李銓李煒李素李敬李秀山深李英(本書即有
 李驥李傑李莊張亨張政張翊張充張炳張璠張泰張輔(本書即有二人)張
 紳張縉張暉張昱張節張隆張英張楷張騰張助張挺張述劉濟劉英劉亨劉書劉淮劉煥劉琢
 之名玉田劉文儼劉秉劉善陳章欽劉正劉金劉衡劉斌劉俊劉浩劉幹臣(本書即有
 二人)高舉高貞石永石榮陳善陳章欽劉正劉金劉衡劉斌劉俊劉浩劉幹臣(本書即有
 趙昶趙桐趙椿趙璋趙欽趙璧黃鐘黃錦楊思綱楊鑑馮璧馮蓉周濟田子實徐行
 譚煥章唐華封韓綱一百三十伍人與古人或今人同姓名已採入拙著同姓名大辭

冊典
名以
曰外
古確
今有
同十
姓餘
名潛
大之
辭一
典道
內歟
檢增
查加
民之
國數
二應
十俟
二付
年印
十時
二確
月定
二如
日他
午日
刻不
彭能
作另
楨印
附閱
記者
而一
益小